



地方食俗



这哪里只是一碗菜呢？它是热气腾腾的生活，是寒夜里一团最温柔的火焰，是中国人关于“团圆”二字，最朴素也是最深邃的注脚。所有的漂泊，所有的期许，所有的无言的爱，都在这一烩之中了。

土膘里的年味

□顾亚平

一进腊月，年味越来越浓了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甜丝丝的盼头。每到这时，我心底那份固执的念想，便无比准时地苏醒过来，像窗玻璃上哈出的一团白气，清晰而又朦胧。念想的尽头，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土膘杂烩。

土膘这东西，名字是极朴拙的，不过是猪皮经过滚油的历练与清水的浸润，脱胎换骨成一种蓬松而柔韧的形态。在我的故乡盐城，它却是宴席上当仁不让的“头道菜”。记忆里，母亲总在腊月的某个晴日，将那些刮洗得干干净净的肉皮晾在屋檐下，冬日淡金的阳光穿过，照出半透明的纹理。入油锅时，“滋滋”一声欢响，那干瘪的皮子便魔术般地膨胀、绽放，成了金灿灿的一朵，满厨房都是焦香。再经清水一泡发，它便敛了锋芒，变得温软、驯顺，吸饱了水，静静地等待着一场盛大的“烩”。

这“烩”，真是一个有温度的字眼。它不急不躁，是文火慢炖的功夫。骨头汤或鱼汤做底，乳白的一锅，咕嘟着细密的气泡。炸好的土膘切作适口的方块，与嫣红的火腿、乌沉的木耳、玉白的鹌鹑蛋、嫩黄的冬笋片一同投进去。各色食材便在汤的媒介里，开始了无声的交融。待到火候足时，撒一把碧莹莹的青菜心，再点几滴自家小磨麻油，揭盖的刹那，一团混合着荤鲜与蔬香的白雾扑面而来，热腾腾的，端上桌，年的序幕，才算真正地拉开了。

早先的年月，这道菜是家家户户年夜饭桌上的主打。富足些的，里头能捞出一丝海味的珍馐；清贫些的，便是白菜豆腐也烩得情深意长。但无论如何，那蓬松的土膘总是主角，它吸足了汤汁的精华，入口是难以言喻的丰腴与松软，香，却不带半点油腻的滞重。它就是土地里长出的厚道，是灶火边练就的温情，是父母那双勤劳的手所能捧出的最扎实的暖意。

如今离乡已四十余年了。南北的肴馔，中外的风味，舌尖上的世界不可谓不广。可味蕾仿佛自有它的乡愁，一交冬令，一近年关，便固执地怀念起那一道最朴拙的滋味。即便回乡时，酒楼里随时能点到更精细的版本，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非得是在除夕的夜里，看着窗外的天幕上炸开一朵烟花，听着屋内家人絮絮的闲话，碗中那土膘的暖意顺着喉舌一路熨帖到心底，这才感觉对了。对了时辰，对了氛围，对了那份穿越迢递光阴、却丝毫未曾走样的情怀。

我常常对着这碗杂烩出神，想探究这感觉的根源。或许，正在于它的“构成”本身吧。那土膘，取自猪身最寻常的部位，经过刮洗、晾晒、油炸、水发，几番浮沉，终成一道菜的脊梁。它廉价，却有不卑不亢的底气；它平凡，却有包容万千的胸怀。多像我们沉默的父亲、絮叨的母亲，用一身的风霜，撑起一个温暖的穹顶。而周围那些火腿、木耳、蛋、笋，各具其形，各献其味，不正像一个个性情迥异的孩子吗？簇拥着，交融着，在滚热的汤里不分彼此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这哪里只是一碗菜呢？它是热气腾腾的生活，是寒夜里一团最温柔的火焰，是中国人关于“团圆”二字，最朴素也是最深邃的注脚。所有的漂泊，所有的期许，所有的无言的爱，都在这一烩之中了。年味之浓，亲情之暖，归根到底，便是这一碗看似寻常的“杂烩”里，那亘古不变的、交汇融合的滋味。



灯下漫笔

再有几天，迎来新春佳节，满心期待回到爸妈身边，给他们做做家务，捶捶后背，揉揉肩，奉上一杯热茶，说说心里话，再道一声：爸妈，我爱你们！

奉上一杯热茶

□李希锦

冬日午后，我拜读鲍尔吉·原野老师赠送给我的一本散文集《春是春天的春》，沉浸在作者笔下和自然万物轻声低语的交谈中，品读文字中真挚细腻的情感。稍后，拿起手机翻看微信朋友圈，恰好看到他在朋友圈发的图片，他推着九十多岁的妈妈在医院里，挂号，看病。原野老师曾在一次讲座中分享，他妈妈一段时间身体有些恙，他在妈妈房间支个小床，和衣而眠，伺候老人的起居，若是妈妈酣眠，他便稍稍安心。原野老师是当代散文名家，他经常去各地采风、讲学，每次回到家，都谢绝应酬，静心创作，陪伴妈妈。

放下手机和书卷，走到窗边，我的眼前浮现出另外一个男人的身影。他叫建军，跟我一个庄上长大的，是比我晚一届的高中校友。

今年国庆节，我回老家待了几天。那天，我特意去了一趟庄南小河边的建军家。我知道他的近况，他妈妈三年前突发中风，现在家里休养，需要长期陪护，而他爸爸也已八十多岁，照顾不了病中的老伴。于是，建军辞掉工作，回到老家承担起照顾妈妈的担子。这一陪伴就是三年多。

晨光中，河边晓雾升腾。他搀扶着母亲，在巷子水泥路上，一步，两步，缓慢而艰难地往前挪动着。望着这对母子紧紧靠在一起艰难前行的背影，我的心里濡湿了。我没有惊动他们，这只是三年来建军陪他妈妈康复训练的一个普通场景。

等他们晨练结束，我随他们进屋。堂屋中的方桌上，散放着他爸妈日常服用的药，辅酶、天麻丸、血压药、降糖药。建军小心翼翼地妈妈安顿在轮椅上，拿起毛巾给妈妈擦拭额头的微汗。我上前跟牵拉着脑袋的阿姨打招呼，她歪着头，嘴里吐着不清晰的字符，建军翻译，他妈妈脑子里还是有意识的，认得出我的。

我问他妈妈患病情况和现在康复进展，建军眉头微锁，冲我笑笑说：“妈妈生病，爸爸年纪也大了，没办法，只能我回来陪他们。”走到室外，我又关切地问他家里经济状况，他说：“还好，爸爸有退休金，妈妈生病有农村合作医疗，先把妈妈照顾好吧。”我没有问建军将来的打算，他已经给出了答案。

眼前的建军，人到中年，头上隐隐有白丝闪烁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他考取武汉一所全国顶尖的医学院，毕业后，进了一家药企，后来，兜兜转转二十年，我跟他少有联系。我想，只要建军在，撑起家的一片天，不管未来有多少风雨，这个家就是温暖的。

百善孝为先。一次和一个从事投资的企业家聊天，粗声粗气的他跟我直截了当地说，我投几百万、几千万到一家公司，不光要看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，更要做外调调查，看这家公司的老板对爸妈是否孝顺，若是对爸妈都不孝顺，怎么可能投资给他？又怎么可能指望一个对爸妈不孝顺的人，能合作共事，对股东负责？诚哉斯言。

鸦有反哺之义，羊有跪乳之恩。无论我们处在什么位置，手头有多忙，爸妈的一声咳嗽、偶感风寒，抑或一个趔趄，都是紧急集结号，召唤我们迅即回到爸妈身边。

再有几天，迎来新春佳节，满心期待回到爸妈身边，给他们做做家务，捶捶后背，揉揉肩，奉上一杯热茶，说说心里话，再道一声：爸妈，我爱你们！

心香一瓣

我连连点头，快速地抓起一小把，左手捧着，右手捏一枚于牙齿间嗑开，吐壳，嚼仁。当然，我的动作也很娴熟而自然，入乡随俗。

瓜子香

□郭玉霞

你尝尝，尝了再买。女摊主头上扎着绿色的三角巾，穿着红色碎花棉袄，咧着嘴笑的表情也很生动，看着“乡气”但是很喜庆的她，我停下了脚步。瓜子有不同口味，随便尝，随便挑。她用粗糙的手指比划着，“咯嘣脆”的声音盖过了左铺右摊的吆喝声。

站在我左边的阿婶方脸，眯着眼，嗑着瓜子跟旁边的圆脸大婶说：我还是喜欢原味的，香。我不爱吃咸的、五香的。圆脸大婶答道：是的是的，我也喜欢原味的。说着，她们同时指向15元的：称这个。我也称这个，各3斤。还有那个原味的红皮小花生。她们说着，嘴角依旧嗑着瓜子，一个接一个，嘴角还挂着壳屑，脚下的地面很快就有了层瓜子壳，摊主也不恼。抄空儿就扫上两把。我突然想到丰子恺称国人为“吃瓜子博士”这词，他说，我以为中国人的三种博士才能中，嗑瓜子的才能最可叹佩。他们无须挑选瓜子，也无须用手去剥。一粒瓜子塞进口中，只消“格”地一咬，“呸”地一吐，早已把所有的壳吐出，而在那里嚼瓜子仁了。再看眼前婶子们吃瓜子娴熟的技术，我暗自笑了。

你怎么不尝不买啊？还有几天就过年了，多买点。此时，已买好炒货的方脸阿婶，很热情地对我说：就买这个。我挨个尝了，她家的最好。我连连点头，快速地抓起一小把，左手捧着，右手捏一枚于牙齿间嗑开，吐壳，嚼仁。当然，我的动作也很娴熟而自然，入乡随俗。一到故乡的小镇，整个身心瞬间就松弛下来了，变得“肆无忌惮”似的，我也边吃边买，觉得特别爽。

小时候我们称瓜子为“向葵”，其实就是向日葵种子的简称。年关岁末，谁家不炒点“向葵”过年呢？

我家的向日葵是母亲种的。我常常看到她在田间劳作，浇水、施肥、除虫。初夏，突然有一天，就会发现田间盛开碗口大的一朵金边葵花，接着又是一朵，紧接着就一排排地都开了花，它们站着队，花儿跟着太阳的方向而转，像一张张可爱的笑脸。那时物资匮乏，生活拮据。而母亲每次只要从向日葵中走过，脸上都挂着笑容。八岁那年，我生病住院几天，一出院，我就嚷着要回家看田间葵花。母亲抱着我，葵花的花瓣挠着我的面腮，痒痒的，我笑了，母亲也笑了。

葵花的花盘渐大，一天一个样，历经三四个月，花瓣渐谢，果实越来越饱满。葵花籽成熟后，母亲用镰刀将花盘一个个砍下，放在阳光下暴晒。然后，我跟姐姐和父母一起用棍棒敲打花盘的背面，一粒粒瓜子像调皮的精灵，倾巢而出。那时，我们在葵花地里度过了多少快乐的时光啊！

进入腊月，母亲和我们一起将瓜子分装成一个个小包装，送给左邻右舍，大家客气地推辞着，母亲说：过年了，总要炒个瓜子吧。